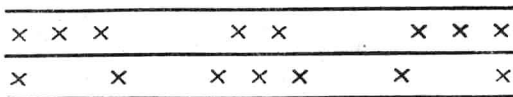


大戰前夜之歐洲現勢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叢刊之一

大戰前夜之歐洲現勢

杜若君等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大戰前夜之歐洲現勢目錄

序

法國黃金外交的回顧與前瞻

杜若君(一)

意大利政治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趙鏡元(二三)

德奧問題與歐洲政局

錢亦石(三)

德國退出國聯後的大戰危機

錢亦石(四)

奧國往何處去

錢亦石(五)

中歐霸權的角逐

趙奉生(六)

現階段歐洲政局之鳥瞰

沈志遠(八)

中歐問題之歷史觀

哲生(一〇七)

西班牙政局的透視

蕭蕭(二九)



大戰前夜之歐洲現勢

法國黃金外交的回顧與前瞻

杜若君

一 凡耳賽條約的衛士 近年來被尊爲資本主義的光輝的騎士的法蘭西在國際政治的舞臺上，扮演得最富於戲劇意味了。它依恃其強固的武備與優勢的金融，保持其從凡耳賽條約獲得的優越的權益，幻想着成爲歐洲大陸的支配者。它曾充歐洲反俄的盟主，也曾企圖領導歐洲和金元帝國主義抗爭。它的近乎瘋狂的活躍，使它漸漸成爲帝國主義政治劇場裏的主要角色了。凡耳賽條約給與法蘭西以優越的權益；使它不但每年可以獲得鉅額的賠償金，而且使它的安全問題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大戰後法蘭西的國民，都把凡耳賽條約看作了歐羅巴的憲法。任何修改或破壞凡耳賽條約的舉動，都要遭受法蘭西國民的仇視。因此它便作爲凡耳賽體制的守衛者，出現於國際政治的舞臺上。

法國在歐陸之優勢的獲得，引起大不列顛島上的英吉利的重大的嫉視。倫敦的政治家們，

常希冀着歐洲均勢的保持；任何國家權力的膨脹，都使它感到不安。大戰前德意志帝國勢力的活躍，曾給它以強烈的刺激；現在德國是已跟隨大戰金鼓的沉息而沒落了，在歐洲大陸上繼之而起的是法帝國主義勢力的活躍。這樣，從前英國持以對德的態度，現在是轉嫁到法國身上了。英國和法國同是國際聯盟的臺柱；統率着許多自治領與屬邦的英國，常企圖以國際聯盟為背景，成為世界的支配者。在這種意義上，它是法國制霸上的勁敵。所以法國在其衛士的崗位上，第一步要打破大英帝國的勢力。

成為法國在凡耳賽條約守衛者的崗位上第二種威脅的，是新大陸的金元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歐洲。在大戰後，美利堅已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它的豐裕的國富，燃起它在國際政治上的凌人的氣焰。它對歐洲握有六十萬萬借款和二百二十萬萬戰債及救濟費的債權，使歐洲幾成為它的經濟隸屬國。白宮的政治家，常使日內瓦或洛桑的外交討論，屈服於他的金融政策之下，尤其是它對德國的鉅額的投資，極度的震盪着法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它之不斷的向德國的復興使同情的眼色，尤使法國的人們感覺到不愉快。所以法國在凡耳賽衛士的崗位上同時須排除美國在歐洲的龐大的勢力。

凡耳賽條約雖將德國的命運蹣跚在法蘭西的擺弄與戲謔的手裏，但並沒因此而滿足法國的野心。在過去十幾年中，法國仍在時刻的提防着德意志的復興。屈服於凡耳賽鐵鏈的緊固的束縛之下的德國，不斷的發出掙扎的呼號，國內充滿了革命的恐怖，但法國眼看着德國革命運動情勢的緊張，總不輕易放棄其對於德國的壓抑。在它認為德國的復興，就是法蘭西安全政策的重大威脅。所以在它的凡耳賽體制守衛者的崗位上，傾其全力佈置着防守德國的堅固的工事。它積蓄着有野心的黃金，準備着有力的武裝，在歐陸建築起強固的外交堡壘；因為這又激起了意大利的嫉視與仇恨。莫索里尼常說：他的國家應和法國處在相同的國際地位。他的意思是說法國不應當享有較意大利更優越的國際權利。他不但在海軍問題上要如此，而且要獲得新的殖民地。在巴爾幹和近東，意大利的政治的經濟的陣線已結成了。法意在地中海的不睦，是法國守衛凡耳賽條約的莫大的牽掣。而在反法行動上的德意的接近，更使法國感到情勢的乖離。所以意大利的活躍，也是法國外交上不容忽視的問題。

大戰前法國依恃英俄的協助，獲得國際地位上的有力的保障；但在戰後情勢就起了重大的轉化了。戰後的法國，不但失去英俄的援助，而且在佔世界六分之一的帝俄的廢墟上，建立起

與資本主義體系絕不相同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在那裏，法國失掉了大量的投資；殖民地革命運動的蓬勃，又使法國懷疑到蘇俄的掀動；因為拉巴洛條約（Treaty of Rapallo）的建立，使莫斯科與柏林之間的關係，漸趨接近；這樣，蘇俄的存在不但是法蘭西在凡耳賽條約守衛上的障礙，而且是其全部國家政策的重大威脅。所以在法國看來，蘇俄的消滅是必要的。雖然它們之間的關係，現在是漸趨好轉了，但這不過是法國外交政策上的煙幕而已。

帝國主義的法蘭西，抱着制霸歐陸的野心，以凡耳賽條約的衛士的身分，活躍於帝國主義的競技場；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它漸漸陷於孤立的地位。巴黎政府不能不準備優越的國力對世界採取攻勢的外交征伐。

二 黃金外交的活躍 強固的軍備和優越的黃金，支持着法國的外交政策，它雖時常陷在孤立的危局，但在國際政治上，却使它收到了驚人的效果。不過龐大的軍備的擴張，會遭受別的國家的嫉視與指責，而黃金的積蓄，在現時國際關係中，尚未成為應加限制的事。所以近年來法國積極的積蓄着有野心的黃金。世界大戰給與法國金融的創夷，在一九二六年七月普恩加登登臺，安定了法郎以後，已漸漸恢復其活力，開始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擴張其勢力了。爲着向各

國施行金融的征伐，它便蓄心奪取國際金融市場的霸權。在一九二六年，法國僅保有八十一萬二千八百萬法郎的現金，積極積蓄的結果，在一九三〇年末就增高到五百三十五萬零八百萬法郎了。僅僅四年之間，增加了四百萬萬法郎以上。嗣後雖因恐慌的影響，國際收支激減，但法國的金貯蓄，仍然有加無減。在一九三一及一九三二兩年間，每年次第增加了一百五十萬萬法郎。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它的金保有額已有八百三十餘萬萬法郎，居世界金保有國第二的地位了。法國就依恃其優越的金融勢力，向世界作黃金外交的征伐。

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保有強大的勢力的是英吉利和美利堅。金元的美國，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它保有世界百分之四十二的鉅額黃金，統治着世界。法蘭西的金融資本家，雖沒有和它抗爭的能力，但自一九三二年以來，美國的金保有額已減縮到一九二五年的地位，到今年春暴發了驚人的金融恐慌的風潮；而這期間法國的黃金，却突飛猛進的增加。固然，美國黃金的縮減，不能判明金融市場上法郎戰勝了金元，但現金轉往法國，對於美國却有一種對蹠作用。金鎊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是保有深牢的歷史地位的；而法國的金融資本家，自一九二六年以來，便利用着一切的機會降低英國在金融市場上的地位。結果，使倫敦喪失了國際金融市場中心地的主

要地位。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〇年，這四年之間，英本國的現金，有一萬萬鎊以上的鉅額流到法國去。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各國都困於金融恐慌的危局，先後停止了金本位，惟有法國尚挾其大量的法郎，進出於世界金融市場上。法國黃金威力的活躍，造成它在國際政治上的優越的勢力。

法國的金融資本家，不像戰前那樣保持着傳統的帝國主義政策，對外作高利貸的投資；而改注其全力於同盟國及政治隸屬國的純粹帝國主義投資。在經濟的意義上，它企圖原料市場的獲得及販賣市場的獨佔；在政治的意義上，企圖作權利的侵略準備世界制霸的戰爭。在歐洲，波蘭、羅馬尼亞、芬蘭及猶哥斯拉夫，都有法國的巨額的有野心的投資。法國以自己爲盟主，結合了它們，作爲其外交政策上的工具。所謂歐洲的小協約國，都是法國金法郎支配之下的政治隸屬國。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一年，法國有十一萬三千五百萬法郎借給羅馬尼亞，一九三一年有六萬四千五百萬投資到猶哥斯拉夫。法國投資這些屬國，加緊其經濟的政治的隸屬關係，同時鞏固各國的政治的軍事的地位，用來牽掣德國的復興，及意大利在東歐的發展；並且作爲其外交上的助手，在國際聯盟的行動上，和統率着許多自治領與屬邦的英國對抗。

波蘭是因凡耳賽條約重建的國家，它受有法國鉅額黃金的援助，成為法國的政治隸屬國。一九三一年二月，法國有四萬萬法郎的鐵路投資投到波蘭，這除了保證對付德國與蘇俄的波蘭的政治地位外，同時又是英國與德國在波蘭已佔有的地位的威脅。波蘭常遵從法國的意志充當法國外交政策的維護者。今年因為希特拉選舉的勝利，波蘭的陸軍開到但澤去示威，這不過是出於法國的示意罷了。在北歐和東歐，法國又培植起芬蘭、萊多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等新興國，擴大羅馬尼亞、猶哥斯拉夫的國境，作為防備蘇俄的長城。它操縱着那些國家的政治的經濟的命脈，利用作防俄及牽掣德奧和意大利的爪牙。法國不但借款與其聯好諸國，就是以前追隨德國的匈牙利，法國也不惜與以供給，作為法國外交政策的維持者。

法國黃金外交的威力，不但活躍於許多小國間，而且及於整個的世界。一九三一年三月德奧政府發表了破壞凡耳賽條約的關稅同盟協定，激起了法國金融資本家的憤怒，他們出自權利政策的理由，不惜德奧經濟組織之完全崩潰，對德奧施以重大的金融壓迫。法國的金融資本家和政府的外交政策取着相同的步調，最先向奧國採取收回信用的方策，使奧內閣陷入了危機，而由法國的臣僕汀那茲斯皮耳（Tignazsejnel）作了承繼者。接着從德國收回了短期資金，使

不屬於法國系的短期資金也很快的從德國收回了。這樣，急性信用恐慌襲到了德國，使英美的金融資本家，不能不去作救護德國的使徒。但在法國對德的政治保障得不到滿意的解決前，英美的救濟行動是不會得到法國的同意的。雖然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系的國家，想拋開法國的牽制，但除開法國，救濟的可能就消失了。法國的金融資本家爲着爭取政治保障，不得不向英國作金融的征伐；終於救濟的事業還沒有眉目，而在三週之內，英國自己反被法國奪去了約二千二百六十五萬四千鎊的現金，陷入了金融的危機。英國的金融變成攣臂了，倫敦政府纔自告無能的屈服於法國政策之下；倫敦的新聞記者們不能不承認法國金武裝的強固，發出悲憤與嫉視的調子，詛咒法國的有野心的黃金。而德奧關稅同盟，也不能不無聲無臭的消失了。法國也會利用其歐洲債權者的地位，高唱歐洲聯盟的調子，試行對美的抗戰。固然結果是失敗了，但沙姆大叔（Uncle Sam）對於歐洲的許多政策（如賠款停付一年計劃、軍備縮減三分之一等），拋開法國的牽掣，是不能獲得完滿的效果的。

法國是歐洲金融的中心；它在外交上的着着勝利，不是由於野狐白里安的聰明，也不是赫里歐的外交詞令，而是它的金融資本家的黃金的威力。在法國中央銀行的藏金窟裏，躺着大量

的黃金巴黎的銀行裏保有各國的鉅額的債權。它的外交代表不用在議席上多費唇舌，就可使各國屈服在它的政策之下。它迫使英國放棄了金本位，使它再不敢向德國表示顯著的同情；它燃起了歐洲金融恐慌的火把，使歐洲的國家不能不對它的金融外交低頭；希特拉是高呼着廢除凡耳賽條約登臺的，但他也脫不了法郎的束縛，不敢對法國施積極的抗爭。

三 黃金外交的前瞻

黃金在法國外交上收了驚人的效果；但這種情勢將隨法國黃金

勢力之萎縮而轉變了。法國現金增加的原因，並不是基於其國際收支的增加，而大部分要恃其海外短期信用及其平衡（Balance）中所能收回的程度。一九三一年前，法國金流入的最大泉源，是德國的賠款和法國銀行的外國匯票及短期信用的收回。但這種情勢已因世界恐慌的深刻化而轉變了。一九三一年六月德國政府發出危險的信號以後，德國金融恐慌的怒潮襲來了。事實上，殘喘於資本主義體系內矛盾與恐慌中的德國，每年要支付大量的賠款，是不可能的。這樣，德國政府不能不發出不能支付賠款的聲明。到胡佛的延付戰債計畫出現後，法國仍滿懷着不滿的憤怒，施行消極的抵制。但世界金融不安的火焰已燃起了。到一九三二年，德國恐慌加深的結果，激起了革命的狂潮，左右兩大勢力的膨脹，使德國漸有變更國體的可能。這時法帝國主

義爲着維持殆將沒落的歐洲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後的殘壘，不能不出來演唱救濟的角色，結果，洛桑會議開幕了，法國忍痛的撕破自己向來維持着的歐羅巴的憲法凡耳賽條約，減低德國的賠款負擔。雖然這是要以美國對於戰債問題的讓步爲條件的，但德國的賠償金，却無形中消失了。至於一向傳說爲不罹恐慌病的法國經濟，從一九三一年起，也漸漸傳染上恐慌的病症了。在一九三二年秋季，法國的工業生產縮減到一九三〇年最高點的百分之六十以下。接着失業數字的激增，國際貿易收支的逆調，釀成了財政的危機。加以各國信用的收回已到了最高限度，所以從今年起，法國潛在的金融恐慌已浮現於表面了。根據一月十四日的消息，法國的金保有額已由去年十二月二日的八百三十三萬萬法郎的最高點，減低到八百二十四萬萬法郎了。雖然僅僅減少了九萬萬法郎的數目，但發生在這樣短短期間，却並不是一時偶然現象。這種植基深厚的金流出的病態，使法帝國主義的黃金外交，減殺了莫大的威力。

在德國，已無條件的解除賠款的負擔了。希特拉雖是曾受到法郎的援助，扮演了震懾左傾勢力的角色上臺的，但如果他對於法國之政治地位有所威脅，法國是再沒有燃起德國金融風潮的勇氣與能力了。雖然它對奧大利尚保有經濟支配的大權，但德奧聯合陣線的漸趨穩固，是

要震動法國之在奧大利的支配的。當希特拉登臺後，曾發出以七千五百萬馬克的借款援助奧大利法西斯蒂掌握政權的壯語，這不過是對於法國金融資本家的一種挑戰而已。在英國，停止金本位的結果，不但維持了其本國金融的安定，而且使法國的金融資本家蒙受了重大的損失。法國已失去對英金融征伐的能力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期的對美戰債，迫使法國第一次違背了國際義務而出於抵賴，法國金融危機的深刻，也可想而知了。而且在國際金融不安的嚴重威脅之下，許多國家都已先後停止金本位，金法郎的國際效力亦將隨之而低落。法國的金融資本家雖積蓄着大量的黃金，但他們苦於國內財政的危機，並不願去作債權者，而將金塊埋藏在中央銀行的精美的地下室裏。在現時除去法國的政治隸屬國，再沒有任何國家受制於法郎的支配了。這樣，法國利用黃金解救其外交危局的政策發生了動搖。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爲着對俄不侵犯條約問題，法國逼迫羅馬尼亞內閣全體辭職，使法國對於它的政治隸屬國的統治露出了重大的破綻。今春爲着裁軍問題中德法僵局的緊張，麥克唐納不辭勞頓的跑到羅馬，這在表面上是調解歐洲列強的裂痕，形成對美的聯合戰線，及鞏固歐陸反俄的壁壘，實在有力的暗示着英德意聯合對於法國的壓抑。法國常說：企圖利用任何方式改變凡耳賽條約的舉動，都

不會得到法國的同情的；而墨索利尼四強協定的內容，却露骨的顯示着變更凡耳賽體制的目的。這在兩年前，法國又要使用其黃金的武力，對英德作金融的討伐了，但最近的事實，却僅僅是法國政府的曖昧的表示。陷在孤立的窘態裏的法國，已失去和歐洲列強公開抗爭的能力，它只能假手於小協約的和其政治隸屬國在幕後活動。三月卅一日，發起小協約會議，爲小協約國喉舌的羅馬尼亞外長狄都勒斯柯氏並到巴黎去作反對四強協定的聲明，波蘭也有凡破壞凡耳賽條約的任何舉動都不能束縛波蘭行動的表示。這時法國的黃金外交雖仍有很少的作用，但已失去其龐大的威力了。今後法國黃金勢力的衰微現象的推進，勢必影響到其殖民地統治及對於政治隸屬國的金融支配的地位。那時，法國在外交上已失去黃金的支柱，它的政治家不能再在巴黎的辦公室裏坐收外交的勝利，而必須擴大充實其軍備以準備在疆場上爭取政治的保障了。

意大利政治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趙鏡元

——一九三三年的回顧與一九三四年的展望——

一

一九三三年是意大利法西斯黨進佔羅馬掌握政權的第十一年。我們還記得，當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意大利法西斯黨舉行慶祝十週年紀念時，慕沙里尼曾經這樣演說：『法西斯黨革命，已是經過十年，賴黨員的誠信果敢，得有今日，此後當以同樣精神，勇往直前，以求未來十年的進步。』一九三三年正是慕沙里尼統治意大利第二個十年中的第一年，我們試一檢討這一年中意大利在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的發展，究竟是處於怎樣一個形態，並以覘一九三四年的動向。

意大利是一個實行黨治的國家，一切權力歸於黨的。意大利法西斯黨員的人數，在一九三三年已增至二百五十萬人，較之一九一九年三月慕沙里尼剛在米郎（Milan）意大利人民報（Popolo d'Italia）社舉行法西斯黨結黨式時，黨員僅有百餘人，真是差得遠了。固然意大利全